

汉魏丛书

漢魏丛书

鹽鐵論序

張子曰余嘗謂文學政事孔門設教
判爲兩科要之皆儒者之能事通一
無間者也是故學優乃仕仕優乃學
此烏可以偏業語之哉借所謂文學
云者而不通政事則空言無當殆非

達儒之謂矣余於桓氏鹽鐵論不獨
好其文蓋多其善言政事焉夫君子
非患不文也患不適用耳乃世之策
士云者徒騁章句之學而中無卓見
牽合雷同阿徇逢迎多所顧忌不能
一張膽正言吐露忠赤畢展其志何

者大抵以干祿爲累得失動心雖欲
抗論不可得已苟如是則上負天子
下負所學是尚可以爲士乎夫士貴
立志亦貴養氣志不立則中懦氣不
養則外怯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
夫不可奪志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

然之氣且云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
巍巍然蓋君子求諸已而已其用其
舍其得其失當自有任其責者於我
何與焉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
十說而無所遇孟子亦奔走齊梁所
如不合道之不行豈孔孟之罪哉然

萬世之下六經昭如七篇具在道賴
以傳至今不泯說者謂夫子賢於堯
舜孟子功不在禹下信哉言也漢興
百有餘載敦尚儒術文學賢良皆誦
法孔孟知所自好其議罷鹽鐵酒權
均輸憤切時政貫綜國體至能以韋

布直詆公卿辯難侃侃無少假借不
降其志不餒其氣雖古稱國士何以
加焉當其時雖不見用卒乃賴桓氏
采錄爲書遂至不朽後之儒者試取
而讀之不以俗學自困則志意奮揚
待問而發臨文不遜盡言不諱將以

堯舜待其君伊周待其相孔孟待其

身又何疑懼之有如其不遇則從吾

所好簞瓢陋巷帶索鼓琴以詠先王

之風不然或撰造一家之言建不朽

之業寄知音於後世亦可矣詩云優

哉游哉聊以卒歲此之謂也蓋古之

人得志則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
於世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
囂囂如也何必枉道求合哉夫一言
之間推見心術窺測至隱若是乎言
之不可不慎也漢武帝時頗多策士
後先奏對各異其說董生一言主正

公孫氏一言主和至觀其終世行業
亦以類判如其所言自此以降則文
學賢良茂陵唐生九江祝生劉子雄
魯萬生者聲稱孝昭之世跡其行事
雖不少概見然深考其說立意較然
不詭於道其爲孔孟之徒也必矣往

余嘗師事涇野呂公西玄馬公學儒
者言勗余以立志養氣之說自孔孟
求之母曲學以阿世及指稱漢代作
者此書爲最其言治理並可施設儒
者之能事畢在是也嗟乎哲人旣逝
雅訓猶存不敢廢墜謹爲註釋因著

其說如此若鹽鐵終始之詳余別有

序姑藏之山中以俟知者此不具載

云嘉靖癸丑閏三月朔旦雲間張之

象序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桑宏羊以爲此

乃所以安邊境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

頗相詰難於是罷榷酤而鹽鐵亦不復至宣帝時

竟乃推行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凡數萬

右桓寬鹽鐵論十二卷漢志本六十篇師古云寬

字次公汝南人孝昭帝時丞相御史與諸賢良文

學論鹽鐵事寬撰次之隋唐志通考俱作十卷晁

氏云按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

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權均輸務抑本毋與天

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桑宏羊以爲此

乃所以安邊境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

頗相詰難於是罷權酤而鹽鐵卒不變至宣帝時

寬乃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凡數萬

言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言焉寬博通善屬文
治公羊春秋舉爲郎至廬江郡丞漢書不爲立傳
行事無考若其文之茂美學之醇正則固賈長沙
董江都之亞也全書篇目仍舊張氏加以註釋釐
爲十二卷叢書並舉張氏註本刊刻皆有功於桓
氏者也汝上王謨識

鹽鐵論總目

卷一

本議

力耕

通有

卷二

錯幣

禁耕

復古

非鞅

卷三

晁錯

刺權

刺復

論儒

憂邊

卷四

園池